

# 脖子上的安娜

*Anna on the Neck*

[俄] 契诃夫 著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  
VCD

中国致公出版社



# 脖子上的安娜

〔俄〕契诃夫 著

索利虎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脖子上的安娜/(俄)契诃夫著;索利虎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3辑)

ISBN 7-80179-132-0

I. 脖… II. ①契…②索…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428 号

---

## 脖子上的安娜

---

译者:索利虎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4.5

字 数:5831 千字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

ISBN 7-80179-132-0/I·003

定价:420.00 元(全二十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读

安·巴·契诃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一八八〇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比如《变色龙》《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一八九〇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

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本书还收入了《一位公务员的死》、《农民》、《新娘》等名篇。

# 目 录

|               |       |
|---------------|-------|
| 脖子上的安娜 .....  | ( 1 ) |
| 一位公务员的死 ..... | (14)  |
| 变色龙 .....     | (18)  |
| 风 波 .....     | (22)  |
| 第六病室 .....    | (30)  |
| 农 民 .....     | (87)  |
| 约内奇 .....     | (121) |
| 新 娘 .....     | (142) |
| 美 女 .....     | (163) |
| 小小的玩笑 .....   | (171) |
| 圣彼得节 .....    | (175) |
| 自 白 .....     | (190) |
| 艺术家的妻子 .....  | (198) |
| 吃水果 .....     | (213) |
| 婚 前 .....     | (220) |
| 六月二十九日 .....  | (225) |
| 他和她 .....     | (234) |
| 乡村医生 .....    | (242) |

## 脖子上的安娜

—

教堂在举行完婚礼以后，就连简单的供应也没有。因为新婚夫妇各自饮了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直奔火车站去了。他们既没有举行欢乐的结婚舞会和晚餐，也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取而代之的是到二百俄里以外去参拜圣地。许多人都赞成这种方式，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做官的，年纪也不小了，热闹的婚礼或许不大适合了。

再说，当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与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结婚的时候，音乐听起来也不那么动听。大家还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其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玩一趟，是有意要让年轻的妻子知道：就连在婚姻中，他也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人们到车站给这对新婚夫妇送行。

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月台上，手里端着酒杯，只等火车一开就高喊“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顶高礼帽，穿着教员制服，已经喝醉，脸色惨白，不住地端着酒杯朝窗口那边探过头去，请求地说：“安娜！安娜，安娜！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安娜把头伸出窗口，低下来挨近他。他就挨着她的耳朵低声说着，一股酒气熏过来，吹入她的耳朵，后来她什么也没听清楚。他在她脸上、胸上、头上画十字，他呼吸发颤，眼睛里含着泪水。安娜的两个弟弟，彼嘉和安德留沙，在他身后拉他的制服，悄悄地说：

“爸爸，这样不好……爸爸，不要这样……”

火车启动了，安娜望见她父亲随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酒也洒了，一副可怜、善良、羞愧的样子。

“乌拉！”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打量了一下包房，把东西搁到架子上去，然后坐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微微笑着。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块头很大，心宽体胖，保养得很好，嘴唇上没有胡子，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仿佛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刚刚剃光的一块裸肉，那块肉慢慢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胖脸蛋上去。他风度洒脱，举止从容，态度温和。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愉快地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说再见的时候，大人说过这回事：‘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扣眼上，其他挂在脖子上。’这得讲清楚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经常吵架的轻浮的女人，才到他家里来，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娜。我但愿等到授予我二等圣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没有对我说这种话的理由。”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眯成一条缝。她也微笑，可是一旦想到这个人随时会用他那粘湿的大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时，就觉得心惊肉跳。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可怕又厌恶。他站起来，从容不迫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换上睡衣。

“没事啦。”他在安娜身边坐下来。

她想着婚礼的情景，多么痛苦的婚礼。那时候她感到不论神父也好，客人也好，总之，教堂里每一个人都奇怪地瞧着她。他们一定在想：这么一个纯洁漂亮的姑娘为什么嫁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呢？是什么原因？今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顺遂而高兴，然而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在坐在火车座位上的此时此刻，她却感觉做错

了事，受到了别人的欺骗，做了可笑的事。虽然这时候她嫁给的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她仍旧没有钱，就是她的婚服也是赊账缝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道别，她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没有晚饭吃？明天呢？不知什么原因她觉着她不在家，而她父亲和那两个弟弟还坐在家里在挨饿的情景就同母亲下葬后的第一天傍晚那样悲惨。

“啊，我真是命苦！”她暗想，“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实在拿不出跟女人打交道的灵巧劲儿，他挺不自然地搂她的腰，拍她的肩膀。可她心里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绘画和书法教员，居然喝上了酒，紧接着家境就败落了。弟弟们没有皮靴和雨鞋穿，她父亲被拉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有一个法警跑来把家具列了清单……真丢人啊！安娜又要照料醉酒的父亲，又要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买菜。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举止优雅，她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瞧她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小窟窿。

夜里她经常哭泣，心神不安，老是怕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不良嗜好而被学校开除，那他会很难过，也跟母亲一样死去的。然而后来他们所认识的一些太太们张罗起来，到处替安娜找一个好丈夫。不久她们就找到了如今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不但不年轻，也不漂亮，但是有钱。他在银行里可能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给别人的世袭的庄园。这个人规规矩矩，很得上司的赏识。人家对安娜说，如果请求他写个条子给校长，或是给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开除，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她正在考虑这些事，这时音乐声飘进了车窗里，还夹着嘈杂的说话声。这时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在月台后面的人群里，一架手风琴和一把破旧的便宜提琴正奏得起劲，军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桦树和白杨那边，从沉浸在月光中的房子里传来：别墅里一定在开歌舞晚会。

别墅的主人和城里人一样，一旦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吸一吸新鲜空气，现在他们正在月台上散步。这当中有一个人是所有避暑别墅的大房东，富翁。他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姓阿尔狄诺夫。他生着金鱼眼睛，脸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怪诞的衣服，上身穿一件衬衫，没有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靴子，肩膀上披着一件黑斗篷，拖到地上像长长的后襟一样。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虽然眼泪仍在安娜的眼睛里闪烁，可是她已忘了母亲的死，忘了钱，忘了不愉快的婚礼，不再想她的婚事了。她跟她认得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愉快地微笑着，亲切地说：“您好！您怎么样？”

她走下去，站在车厢门的旁边，沐浴在月光下，以便大家看见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的整个姿势。

“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呆在这儿不动？”她问。

“这是个让车的车站，”别人回答她说，“他们在等待邮车开过来。”

她见阿尔狄诺夫在望着她，她就跟他对望，大声地讲法国话。这时，她心里美滋滋的。因为她听见了音乐，因为月光映在水面上，又因为阿尔狄诺夫，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呆呆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心情都很好。等到火车一启动，她所认识的军官向她行军礼辞别，她便哼起树林那边军乐队轰轰响着传来的波兰舞曲，走进包房，她感觉到方才在那月台，人们都在对她说：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只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他们住在一套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出去上班之后，安娜就弹钢琴，或者郁闷地哭一阵，要不就躺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吃饭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吃得很多，谈政治、谈升迁、调职、褒奖，还谈到他必须努力工作，说家庭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责任，说如果一个一个的戈比都计算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积少成多吗。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

切。他手里紧捏着一把食刀就像握着一把剑似的,说:“每个人都应当负自己的责任!”

安娜一听他说这些话,心里就担心,吃不下去了,通常是饿着肚子从桌旁走开。饭后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如雷,她就出门回娘家。她父亲和弟弟用一种特别的神情看她,仿佛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说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一样。她的沙沙响的衣裙,她的手镯、她全身上下那种太太姿态,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他们在她面前十分尴尬,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好,但是他们还是跟原来那样爱她,吃饭的时候她不在旁边还会觉得不习惯。她同他们一块儿坐下来喝白菜汤,喝粥,吃那有怪味的羊油煎出来的东西。彼得·列昂契奇用颤抖的手拿起酒瓶斟满他的酒碗,带着令人讨厌的神情贪馋地一下子喝干,然后斟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睁着大眼睛的、面容消瘦的男孩,抢过酒瓶来,急切地说:“别再喝了,爸爸……你已喝了很多了,爸爸……”

安娜也不安,恳求他别再喝了。他却火冒三丈,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怒道,“你们这些顽皮的孩子!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总是流露出软弱和慈祥,谁也不怕他。饭后他总要把自己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因为刮胡子不小心开了一个口子。他伸长了瘦脖子,在镜子前面足足站半个钟头,转来转去,刻意修饰,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捋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然后把领带打成花结,随后他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门到教馆去了。如果是休息天,他就呆在家里绘画或者弹小风琴。那风琴就呼噜呼噜响,咕咕叫起来。他尽量弹出和谐的声音,边弹边唱,否则的话就冲着男孩们发脾气:“可恶的家伙!混蛋!你们把这东西弄坏啦!”

一到傍晚,安娜的丈夫就同那些同住在一座公家房子里的同事们一起活动。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员的太太们也挤到一起来,

她们都是些面容难看、打扮粗俗、跟厨娘似的愚蠢的女人。这样种种难听的话就在这房子里传开了，那些话跟这些官太太外表一样的丑陋和粗俗。偶尔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领着安娜到剧院去。在剧场休息时，他从不让她离开身边一步，挽着她的手走过走廊和休息室。每逢他同什么人打过招呼以后，就马上小声对安娜说：“他是五品文官……大人招见过他，”或者“这人很富……有一栋房产……”他们走过小吃部的时候，安娜很希望能吃点甜东西，她平时吃巧克力糖和苹果饼，然而她没有钱，又怕向丈夫要钱。他呢，摸着一个梨子，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疑不决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个戈比！”

“太贵了！”他回答，把那只梨放回原位。不过不买东西就走出小吃部又不好意思，于是他就要了瓶矿泉水，自己把一瓶全喝光，呛得眼泪都涌到眼眶来了。每当这种时候，安娜心里就非常怨恨他。

常有这样的事：他忽然涨得满脸通红，焦急地对她说：

“给那位老太太鞠躬！”

“但是我不认识她。”

“不要紧。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执拗地埋怨道，“鞠个躬不会掉脑袋的。”

阿尼亚就鞠躬，她的脑袋的确是没有掉下来。然而这使她难堪。她丈夫要她干什么她就干，同时她又讨厌自己，因为他把她看做一个最傻的傻瓜似的欺骗她，她原本只想得到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如今她比结婚以前更穷。早先，她父亲最少有时候还给她二十戈比，然而现在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悄悄地拿钱，或者跟他要钱，那都不可能。她怕她丈夫，她在他跟前发抖。她感觉她灵魂深处仿佛长时间以来就存着对这个人的恐惧似的。她小时候认为中学校长永远是最威严可怕的人，他就像黑云似地压下来，或者像火车头一样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一样；另一个同样威严的人就

是那位大官，这是全家平时谈起，而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除这些外还有十几个别的人，不过怕得少一点，这些当中有一个中学教师，他上唇刮光了胡子，严厉，无情。如今，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看上去连相貌都像校长。在阿尼亚的脑海中所有这些人都化成了一种力量，就像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压迫着像他父亲一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说冒犯的话，勉强陪着笑脸，每当她受到粗野的爱抚，被那种使她心惊肉跳的搂抱所玷污的时候，还得假装出高兴的样子。

彼得·列昂契奇只有一次为还一笔十分麻烦的债，壮着胆子向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借五十卢布，可那是多么受罪啊！

“好吧，我给您这笔钱，”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思索片刻后说，“可是我要忠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给您帮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有这样的恶习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出忠告：许多有能力的人都是被这种恶习毁掉的，然而他们一戒掉酒，或许马上就能官运亨通。”

接下来是一长串的“因为所以”、“按照……”、“由于这种情形的结局……”、“只因为上述的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因受了侮辱而非常尴尬，反倒更想酗酒了。

虽然男孩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安娜，他们也得听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的教训。

“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事！”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他不给她钱。可是他送给安娜戒指、镯子、胸针，说这些装饰品到了急难的日子会有用处。他经常开她小橱的锁，查看一下那些东西丢了没有。

## 二

这时，冬天到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长的时间里，当地报纸就

登出通知,说一年一度的冬季晚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很活跃,跟那些官太太们小声说一会儿话,不时地看看安娜,随后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很久,想事情。终于,在一天晚上,很晚了,他在安娜跟前站定,说:“你应当做一件参加舞会的晚礼服。听明白没有?你可以找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了,可是她在定做跳舞的晚礼服时并没有找那两个人商量,只跟她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回忆她母亲当时是穿什么衣服参加舞会的。她那去世的母亲向来打扮得最入时,老是打扮安娜,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她说法国话,教她跳旧卡舞(她在婚前做过五年家庭女教师)。安娜跟母亲一样会把旧衣服改成新时装,用汽油洗手套,租借 bijoux 打扮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各种妩媚的姿态,一旦必要时要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哀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而且她也从她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离要去参加舞会还有半个小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想对着他的穿衣镜把勋章套在自己脖子上,没穿礼服就走进她的房间,他一见她美丽的容貌和那身灿烂夺目的新衣,不由得迷住了,得意地捋着络腮胡子说:“原来我的太太这么美……原来你如此漂亮!安娜!”他说着说着,却忽然改用严肃的口气说,“我已使你得到满足了,那么今天你也该使我满足一下。我求你设法与大人的太太靠近一下!看在上帝的面,求你办一办!有她帮助,我就能谋到高级陈报官的地位了!”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贵族俱乐部门口有人看守着。他们走进前厅,看到那儿有许许多多衣帽架、皮大衣,仆人川流不息,袒胸露背的太太们用扇子遮挡着过堂风。空气里充斥着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安娜挽着丈夫的胳膊沿着楼梯向上走,耳朵听着音乐声,

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光照出的影子，心里乐滋滋的，就如同那回在月夜下的小车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预兆。她矜持地走着，生平第一回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姑娘，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不自觉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体态和风度。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自由的人。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着难堪，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感到：上年纪的丈夫在身旁不但不会使她感到羞辱，反而会给她添上一种诱惑男人的神秘色彩。大厅里乐队已经在奏乐，舞会开始了。安娜从公家住宅来到这里时，周围已是五光十色，轻歌曼舞，人声喧哗了，她向大厅里瞄了一眼，暗自忖道：“啊，多么美妙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只要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见过的人，所有的那些军官、教师、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诺夫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女士们。

这些女人都浓妆艳抹，露出一大半肩膀和胸脯，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们早已在义售部的小棚里订好位子，就等募捐义售了。有一个身材高大、戴着肩章的军官（她还是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在老基辅街跟他相识的，可是现在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就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似的，请她跳华尔兹。她高兴地支开丈夫，翩翩起舞，感到自己好像坐着一叶小舟在风暴中随波起伏一般，丈夫早已远远地留在岸上了……她热烈而投入地跳华尔兹舞，接着跳波尔卡舞，又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跟前飞到另一个舞伴跟前，音乐声和其他声音把她闹得晕晕沉沉，她讲起俄国话来时而掺杂几句法国话，吐出娇滴滴的声调，不停地笑，脑子里既没有想她丈夫，更没有想别的人，别的事。男人们非常喜欢她，这是很明显的，也不可能不如此。她兴奋得透不过气，颤巍巍地握紧扇子，十分想喝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带汽油味的、揉皱的礼服，来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小碟带色冰激凌。

“今天傍晚你真漂亮，”他愉快地瞧着她说，“我从没像今天这么后悔过，你不应该这么早就结婚……为什么结婚呢？我知道你

是为我们才结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沓钞票来，说：“今天我刚拿到了教家馆的薪水，马上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钱了。”

她把小碟塞到他手里，这时立刻就有人走过来，转眼间就把她带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一眼看见她父亲正搂住一位太太，在镶木地板上跳舞，在大厅里轻快地回旋。

“他在没有喝醉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她暗想。

她还跟那个高大的军官跳玛组卡舞。那人又庄严又笨重，像一具套着军服的兽尸，一边走动一边微微扭动肩膀和胸脯，稍稍顿着脚，仿佛他一点也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周围轻盈地跳来跳去，用她的裸露着的美丽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燃烧着热情的火焰，舞姿自由，他却变得越来越木，像皇帝发了善心似的向她伸出双手。

“好哇，好哇！……”旁观的人大叫着说。

可是威武的军官也渐渐地来劲了。他兴奋起来，高兴起来，已经被她的妩媚迷住了，满腔热血沸腾，轻盈地跳动着，她呢，扭动肩膀，俏皮地瞧着他，仿佛她现在是皇后，而他是奴仆似的。这时她仿佛觉着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瞧他们，每个人都惊呆了，而且非常嫉妒他们。魁梧的军官还没来得及为这支舞蹈向她道谢，突然间人群闪出一条路来，军官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杆，垂下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原来，一位身穿燕尾服胸前挂着两颗星章的长官向她走过来了。真的，长官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同时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是这样。

“真高兴，真愉快……”他开口了，“我要下命令罚您的丈夫坐禁闭室，因为他把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藏到此时，瞒着我们。我是受我妻子的请求来找您的，”他接着说，然后向她伸出一只手，“您要帮帮我们的忙……嗯，对了……应该照美国那样……发给您一份美女奖金才行……嗯，行了……美国人……我的妻子还在等着您

呐。”

他带她来到一个小屋那儿，给她介绍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那妇人的下半截脸有些不成比例，看上去就像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一样。

“请你帮帮我们的忙吧，”她带点鼻音娇滴滴地说，“所有的美人儿都在为我们的义善部工作，只有您一个人毫无理由地在玩乐。为什么您不肯帮帮我们的忙呢？”

她走了，安娜马上就接替了她的位子，守着茶杯和银茶炊。她这儿的生意马上就兴旺起来。安娜卖一杯茶价格不低于一个卢布，硬逼那个魁武的军官一连喝了三杯。富翁阿尔狄诺夫生着一双凸眼睛，害着气喘病喘着粗气、咳嗽着，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安娜在火车站看见的那样穿一身稀奇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穿着燕尾服。他两眼紧盯安娜，喝了一杯香槟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给了一百，但一直没开口说话，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安娜招徕买主，收下他们的钱，此时她已经坚信：她的笑容和眼光一定能给这些人极大的欢乐。她这才明白：她活着就是专为过这种热闹、灿烂、有音乐和舞蹈、可以得到许多崇拜者的欢笑生活的。对于那种长久以来威逼着她、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势力，现在她看来觉得太可笑了，如今她谁也不怕，只是可惜母亲已经去世，要是今天在场，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而喝彩。

彼得·列昂契奇脸色已经变白，不过两条腿还勉强站得很稳，他走到小屋这儿来，要了一小杯白兰地喝。安娜脸变了，料着他会讲些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为自己有一个贫穷的、一般的爸爸而感到难堪），可是他喝了那杯酒，从他那卷钞票里取出十卢布来往外一扔，一句话也没说就快步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瞧见他跟一个舞伴参加 grand rond，这时脚步已经不稳，嘴里不停地嚷着什么，使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狈。安娜回忆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如此脚步踉跄，吵吵嚷嚷，后来被巡官带回家来睡觉，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说要辞掉他的差使的情景。这种念头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